



第三章 吴楚恩怨

楚国大夫伍奢的府上，晨鸡报晓，一少年起床，在庭院中练剑，辗转腾挪，不觉东方渐白。伍奢站在台阶上，看着自己的小儿子如此上进，心中欢喜。回头看书房，灯也亮了，大儿子伍尚也在晨读，伍奢又添一份高兴。

查察料物，伍奢说：“子胥，小心着凉。”

“好的，父亲，你也多保重。”

“子胥，近日太子要成亲，我作为太子的老师也特别忙。家里的事，多多用心。”

“父亲放心，我和哥哥会帮助母亲料理家务的。”

太子房上张灯结彩，伍奢把一切事都安排妥当，方松了一口气。

太子建说：“师傅，这几日让你累坏了。等我做了国君，我一定会好好敬谢师傅。”

“这是臣子应该做的事，伍家世代忠臣，已得到国君恩赏，伍家报答不尽。”

“师傅，我身为太子，连整个老婆也顾不上，不知父皇给我娶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”

“太子是未来的楚王，娶妻自然要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的关
系。当今秦国日盛，我所说许配给你的就是秦哀公的女儿，名叫孟嬴，为人贤德，天下绝色。”

“师傅，我好想早一点见到孟嬴。父皇派费无极去迎娶孟嬴，这个费无极原本是我的师傅，但巧言令色，我十分讨厌他，不曾想父皇那么信任他，他迟早会成为楚国的祸患。”

“你既在忍一忍，等你做了楚王，再收拾他。”

费无极把孟嬴一行接到楚国都城外，却匆匆忙忙不见楚平王。

“大王，您已将孟嬴迎接到都城之外，”

“赶紧接进城来，好与太子成亲。”

“大王不想问问孟嬴的相貌吗？”



伍奢子胥

“寡人宫中绝色如花的女人比比皆是，孟赢又能怎样？”

费无极大笑，说：“大王宫中的那些女人与孟赢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孟赢，其状如雪，其颜如花，身材合度，增一分则太高，减一分则太矮，婀娜多姿，气质高贵，妙不可言。”

平王听得有些发呆，说：“这是太子之福。”

“大王，身为一国之主，不能享用此等女色，终身遗憾呀。”

“费无极，你想让寡人谈笑天下吗？”

“臣不敢。”

“不过，你对寡人倒是忠心耿耿。”

“大王，孟赢还没有进国都，楚人不知孟赢之面，孟赢的陪嫁女中也有绝色超群的，只要做得巧妙，天下人哪里知道？”

“你说详细一点。”

“陪嫁女中有一位齐女，相貌出众，让她冒充孟赢送到太子府，而真正的孟赢就是大王的怀中物了。”

“这件事你要做得天衣无缝。”

费无极得到平王的同意，便把齐女打扮一番送到太子府，太子府欢欢喜喜拜天拜地。

那一夜，最激动的还是平王，他一见孟赢，果然叹为绝色。孟赢一来者不是年轻的太子，而是垂垂老矣的楚平王，坚决不从，说：“我本许配给太子，你们楚国言而无信，难道就不怕激怒我的父皇吗？”

“天人忌怒，真人年纪是大了，只要你依从寡人，寡人从此只专宠你一个人。”

“你强娶儿媳会遭笑天下，遗笑千秋。”

“人生苦短，应及时行乐才对。你虽然年轻貌美，过不了多少年，也会人老珠黄。你从了寡人，寡人会让你享受荣华富贵。再说，你并未与太子圆房，也不算寡人的什么儿媳。”

“天下人都知道，我是许配给楚国的公子建的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”

“母以子贵，如果你依了寡人，寡人立你生的儿子为太子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愿意……”

野蛮的权力可以狂殴一切，包括人的良心、美女的肉体。只是有一样东西它征服不了，那就是“正义”，而最终会被“正义”征服。年老的楚平王迫切地要用自己的权力兑现一时的享乐，至于自己死后，哪怕洪水滔天。

除了孟赢的泪水和齐女的不安，楚国都城激荡着太子大婚的喜悦。

费无极在想，楚平王在享用了孟赢的美色之后，会给自己许多的奖赏。但他



忽然也生出一丝不安。用齐女冒充孟嬴，这件事，迟早会被人知道，太子也会知道，一旦太子继位了，成了楚王，一定会把自己“咔嚓”杀掉，想着想着，恨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第二天，费无极去见楚平王，楚平王显得很高兴。

“大王，昨夜可好？”

“你很忠诚。”

“大王享受，可以死期将至。”

“寡人要赏你，怎么说这样的话？”

“臣死期将至，大王也危在旦夕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纸里包不住火，日后太子知道了实情，定会怨恨大王，太子的老师伍奢是人中之杰，这对大王不利啊。”

“那怎么做才能尽量不让太子知道？”

“把太子调离都城，去镇守城父。”

楚王点点头。

太子就这样被调到城父、新婚如蜜，太子把齐女带上，伍奢一家也同往。

晚上，太子巡察军情，回到军营已很疲沓。

“孟嬴，给我倒点水。”

齐女没有什么反应。

“孟嬴，你真奇怪，我每次叫你，你都半天反应不过来，问你父王的事，你这也不知道，那也不知道。你是怎么回事？”

齐女扑通一声跪下。

“太子，我不是孟嬴，我是孟嬴的孀嫁女齐女。”

太子大惊：“那孟嬴呢？”

“在你父王那里。”

“我的父王竟干这种事？”太子冷静了一下，问：“你在说慌，来挽救我们父子关系？”

“妾无半句谎言，这一切都是费无极策划的。”

“这个费无极，我迟早要把他碎尸万段。”

太子急忙把事情告知伍奢，伍奢大惊。

“太子，费无极是个心狠手辣的小人，我怀疑这次调你到城父，王是伺的主意。太子要多加小心。”

不做二不休，费无极要一步步置太子于死地。他又面见楚平王：“大王，太

自己知道了五藏被调虎的事情。”

“他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探报的或人得知，太子疏远齐女，齐女垂哭哭啼啼，泣分析，是齐女说出了实情。”

“这如何是好？”

“太子知道实情后，常与伍奢谋劫，勾结齐国和晋国，并招兵买马，他有谋反之意。”

“太子胆小，不会有谋反之举吧？”

“大王要不信，可以先和伍奢叫来问问。”

平王点点头：

伍奢匆匆从城父赶回郢都，面见平王。

“伍奢叩见大王。”

“伍奢，寡人听说太子有谋反之意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伍奢一听，怒发冲冠：“大王，这是费无极的诬陷之词。他置大王于不义之地，还挑拨大王与太子的关系。”

“你胡说，寡人有什么不义？”

“臣愿列举诛费无极，这个人巧舌如簧，居心回测，是楚国的大患。”

费无极不紧不慢地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，大王最清楚，目前大王最想弄明白的是太子是个怎样的人，你是怎样的人。”

“太子镇守城父，兢兢业业，没有一点差错。”

“大王，先将伍奢关押起来，再把太子召来问一问，如果太子没有谋反之事，自然会坦然应对；如果有，他定会一逃了之。”

平王点点头。

伍奢大喊：“大王不相信自己的儿子，却相信这个小人！”

平王说：“费无极待寡人比太子待寡人还好。”

费无极朝伍奢笑了笑。

太子获知费无极诬他谋反之事，因为害怕被杀，匆匆逃到宋国去了。

费无极得意扬扬地问伍奢：“太子如果没事，为何要逃往宋国？”

平王也盯着伍奢。

伍奢说：“太子不逃，必遭杀害，费无极取悦大王，得罪太子，怕日后遭太子惩罚，必欲置太子于死地。”

平王怒道：“太子谋反，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谋反之罪十恶不赦。”

“伍家世代忠臣，从无叛逆之心，今遭小人陷害，臣等有以死明志。”



“好，如果你真是忠臣，你现在就写信把你两个儿子一起招来。”

“大王想把伍家斩尽杀绝吗？”

“既然是忠臣，就要让君王安心。如果家人只将你杀了，你的两个儿子会让家人不得安心。”

“臣明白了，但臣死后也不会安心，楚国有费无极这样的佞臣，必遭大难。”

“楚国的事就不用操心了，你只要把这封信重写一遍就可以了。”

费无极递过大书筒，伍奢展开来读。

右儿伍尚、伍子胥：今太子有难，老父本负有责任，但大王念及伍家是世代忠臣，老父有谏阻之功，不殺不擒罪，特招你们来郢都受赏。

伍奢照办，然后对平王说：“大王，我的长子生性忠厚，接到信后一定会来，次子伍子胥恐难从命。”

楚王派侍使持信去向城父

伍尚接封信，二话没说，准备行李就要出发。忽然，伍子胥匆匆跑进来，说：“哥哥，这是欺骗，楚王想把我们的招夫一同杀掉，我们不能去。”

伍尚忽然明白过来，说：“父亲被杀，我们不去，能算孝子吗？”

“如果父亲被冤杀，我们不能报仇，能算孝子吗？”

“弟弟，我去，你逃。我们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向父亲尽孝。”

伍子胥拜别兄长，去追随太子，向宋国逃去。

在宋国，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杀，两腿哭得血红，擦干眼泪，他的一生忽然变得极为简单：为父兄报仇！

宋国，太弱小了；郑国也是这样。伍子胥离开宋国，太子建因参与郑国的内斗而被杀，伍子胥

失去了政治依托，他又离开郑国，

前面就是强大的吴国，那里是伍子胥要去的地方。

吴吴国前，要经过楚国的昭关。

昭关赫然在前。远远看见自己的画像贴在两旁，每个过关的人都要核对面貌，伍子胥一筹莫展。

离昭关不远处有一排房子，伍子胥想进去讨口水喝，房内正好走出一个白须老人。

“老人家，我走了很多路，想讨口水喝。”

“请进。”



伍子胥过昭关时入关入

伍子胥走进房屋，里面透出中药的气味，老人吩咐小童献上茶水，老人开口道：“先生这个样子，不好过关啊。”

伍子胥一算：“老人家，您是……”

“你别问我是谁，你是伍子胥吧。”

“我不是。”

“你别否认。楚王到处通缉你，你的画像贴满楚国，谁不认识你？但是，楚国人人都知道你们一家遭受冤枉。我叫东皋公，行医为生。我以治病救人为业，‘正义’两个字我还认得。我会帮你过关，你赶紧逃离楚国，到吴国去。”

“那就明人不讲暗话，我是伍子胥，正要前往吴国。”

“你安心住几天，我来帮你过关。”

“多谢老人家。”

素月出东岭，昭关的夜晚有一种可怕的宁静。伍子胥哪能住得安神？伍子胥隐约看见，老人家吩咐小童一些话，屏着月色出去了。

伍子胥百念杂生，他到底是要帮助自己，还是去报官呢？这一夜比伍子胥的一生都长。乍醒起来看看月色，又躺下，然后又爬起来，又躺下。他摸一摸枕边的剑，又查看一下门是否关牢。一个老鼠弄出一点响声，伍子胥就猛然拔出剑，查看是只老鼠，又入剑于鞘。窗外的一点风声，都让他心惊肉跳。他抱着剑子等待，脑中突然出现幻觉，东皋公带一群人过来了。伍子胥又回去取剑，仔细看看，又什么也没有。

天蒙蒙亮，东皋公带回一个人，伍子胥看看，并不像官家的人。

东皋公敲开伍子胥的房门。门打开了，东皋公惊呼一声：“先生怎么一夜白了头发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伍子胥在铜镜前一照，果然头发尽白，伍子胥不禁泣下，说：“我夫仇未报，怎么一夜就老了。”

“先生，不要担心。我是医生，你这是因为过于忧虑所致，过些时日就会恢复正常。”

东皋公想了想，忽然说：“恭喜先生。”

“有何喜可贺？”

“我本来想找一个与你相貌相似的人，给你打个掩护，不料你一夜白了头发，这样，你就可以一个人过关去，没人认得你了。”

伍子胥想想也是，可能是老天开眼，他白了一回。

伍子胥白发飘飘，过了昭关。胆魄未定，他怕守关上终究认出自己。



前面是鄂渚江，过去就是吴国了。

伍子胥想寻得一条船，正焦急万分。一渔翁缓缓摇船过来。伍子胥高声叫道：“老人家渡我过去。”渔翁唱着渔歌，向这边划来。伍子胥跳上船。

渔翁说：“先生困顿挂席，行色匆匆。敢问先生姓名？”

伍子胥迟疑不答。

渔翁笑道：“我一生风雨江上，打鱼为业，不仅识鱼，也识人利。我每次去街上卖鱼，都可以见到先生的画像。”

伍子胥说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伍子胥。”然后解下佩剑，递予渔翁。“老人家若肯助我，我以此剑酬谢。此剑是我伍家三代所传宝物，中有七星，价值百金。”

渔翁看也没看，大笑道：“楚王悬赏你五万石粟，这把剑算什么？”

“老人家要将我交于官府吗？”

“将你交于官府，我余生将荣华富贵。但那只是有吃有喝的猪狗。先生一家，世代忠良，被人陷害，上天让老夫有机会助你一回，是我一生的荣幸。我是一个渔夫，时常遭到官吏欺压。楚国缺少像先生一家那样的忠臣良将。他日，先生复仇成功，定要將楚国贪官污吏除尽，但老夫有一忠告。”

“老人家请讲。”

“不要伤害百姓，伤害百姓，天必诛之。”

“伍子胥谨记。”

不多时，船即到彼岸，临别，伍子胥说：“老人家救我，日后被楚兵截杀，必受连累，伍子胥有愧，敢问老人家姓名？”

“我是一卑微小民，能救先生，这一生值得。楚兵怕是没机会截杀我了吧。别问我姓名，你就叫我‘渔丈人’吧。先生一路走好。”

伍子胥走不多远，回头一看，渔翁随波逐流，渐渐自尽于水中。伍子胥号啕大哭。

伍子胥踏着血泪，到了吴国，但吴国的形势诡异莫测。

吴国本是个公国(国王是个公侯)，公元前585年，吴王寿梦称王，吴国就成为三国了。吴国第二个王是诸樊，这个人干了一件事，给日后的吴国带来了很大麻烦。

我们知道，伦理上，父子关系比兄弟关系更亲。王位继承时，一般是父死子继，如果君无子，才兄弟弟及。诸樊有个儿子叫公子光，本可以父死子继，但诸樊却来个兄终弟及。诸樊死后，由弟弟余祭和余昧干了兩任，这两任干完了，按理就应该还王位给公子光，继续按父死子继的规矩来。但古今有几个人能主动放弃权力的呢？余昧就想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了，这就是吴王僚。

这样一来，公子光就和吴王僚势如水火。

伍子胥正赶往吴国首都梅里，经过吴越这个地方，发现街上许多人围观。伍子胥走近，只见一壮汉，高颧深目，正与人打架。许多人劝解都无用。忽然，有一位老妇人挤进人群，说：“专诸，不要和别人打架了。”大汉立刻停止，恭敬地跟着老妇人走了。



图 3-1 专诸

“怎么又和人打架了？”

“他骂我娘。”

“他骂我就骂我，何必和他打架？”

“那不行，谁骂我娘我就打谁。”

伍子胥看到这一幕，深为感动，就尾随母子二人而来。母子俩回到家不久，就听见有人叫门。

专诸母亲以为有人寻仇而来，笑吟相迎，说：“小儿不懂事，得罪先生，我自会教训小儿，请先生原谅。”

“楚国伍子胥敬佩专诸孝母之心，愿与他结为生死之交。”

“你就是楚国的伍子胥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伍子胥一家冤绝天地，天下人莫不动容。小儿专诸具有一身力气，至上为人之道，不曾知晓。若小儿能与先生为友，正是星有北斗、木有栋梁。专诸呀，快来与伍先生相见。”

专诸听母亲唤他，出来看见身材高大，眉宇间自有一股英气的伍子胥，自然折服不少，变得彬彬有礼起来。

“这是楚国的伍子胥，是被楚平王冤杀的忠臣伍奢之子。他愿与你结为生死之交，你看如何？”

专诸打架了伍子胥半天，说：“我看你像个好人，怎么好人总是受欺。我真想揍死天下坏人，只是天下坏人太多，揍不过来。我是个屠夫，没有教养，任被先生高看了。”

“不，我看你是个大孝子。伍子胥愿结交天下君子，为人间伸张一份正义。”

两人互赠生辰八字，八拜为交，伍子胥为兄，专诸为弟。

伍子胥欢喜异常，说：“父兄被昏君杀害，我只身天涯，没有一个亲人，今天，有一母一弟，重有血脉之感。”

“兄长来吴国有何打算？”

“想求事吴王。”

“吴王勇猛骄傲，不如公子光礼贤下士，公子光将来必有所成。”



伍子胥记下这句话，在专诸家留宿一夜，次日辞别而去。

伍子胥到了吴都梅里，梅里市面狭小，道路坎坷，

伍子胥披头散发，赤脚黑面，手执一管竹箫，吹得凄婉动人，市人不禁驻足聆听之，有人丢下钱财，簇拥伍子胥，但是，他不为所动，依然故我吹箫如旧。



伍子胥吹箫图

“这人不懂礼数，别人施舍，他竟无一点表示。”

“他不像一个叫花子。”

“你这么伤心，是家室贫困，想乞讨钱财吗？”

“乞讨伯乐。”伍子胥答道。

“他要乞讨伯乐，伯乐是什么东西？哪得有伯乐？”人群嚷嚷。

忽然，一群官府的人来到。

“我们大王要你去一趟。”

伍子胥继续低头吹箫，不予理睬。官府的人见了，便走了。

伍子胥如此数日。

有人报告公子光，梅里来了一个怪人。公子光远远观察伍子胥，觉得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独有眼踪伍子胥，直到郊外一个破旧的住处。

“吴国公子光拜见高士。”

“我不是什么高士，只是从楚国逃来的一名乞丐。”

“我观察你多日，你吹的箫声异常凄婉，帽子之间有大志未展的郁结之气，想必你就是伍子胥吧？”

“怎知我大志未展？”

“伍子胥父兄被杀，有人仇未报，有人才未用。”

“公子光君位被夺，隐忍多年，你才是大志未展吧。”

“我们同受命运沦落，自当奋发图强。如果你助我复位，我自当助君复仇。”

“说话算数？”

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”

“我可推荐一人，助你刺杀吴王僚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厨夫专诸。”

“虽是杀猪之人，但我相信你的眼光。我



伍子胥与专诸

们一同去拜访此人吧。”

公子光和伍子胥同往肉铺，只见专诸忙着切肉卖肉，见两个人站在前面，抬头一看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原来是大帅！”

伍子胥笑笑，说：“小弟生意不错呀，这倒是公子光。”

专诸赶忙下拜，被公子光一把拉住。

公子光说：“此处不便说话。”

“那去我家。”

三个人进了一小巷，见一窄门蓬户，低头而入。

专诸母亲迎见，公子光和伍子胥拜见。

公子光开门笑出地说：“吴国国君之位本应传我，不料被吴王夺去，吴王儆防我如同仇寇，我压抑多时，度日如年。”

“我本民间细民，承蒙公子看重，主为知己者死，公子有何吩咐，尽管说来。”

“我所任子胥说，你力大无比，孝敬老母，可举大刑，刺杀吴王僚之任，能否担当？”

专诸沉默良久。

伍子胥说：“专诸不能放心的是老母吧！”

“是的。专诸手刺霸王，青史留名，我死得其所，只是老母无人托付。”

“你的老母就是我的老母，事成之后，当以同母奉之。”

“好，那就多谢公子。”

“不。是我要大谢义士。”

“敬问公子，吴王僚有何爱好？”

“他爱吃烤鱼。”

“有办法了。我要去太湖学习烤鱼技术。他上，寻得良机，以烤鱼进献，进而杀之。”

“此计甚好。只是吴王身边有三个爪牙：一个是公子庆忌，此人力能扛鼎，万夫不敌，他朝夕陪伴吴王僚。再就是吴王还有两个母弟，一个叫做‘棼余’，另一个叫‘燹南’，他俩都有兵权，诡计多端，难以应对。”

伍子胥说：“吴王僚羽翼虽多，但可以调虎离山，请公子勿虑。”

“我一生大计，全仰仗二位了。”

专诸关了肉铺，去太湖学习烤鱼技术。

专诸每去一个地方，先是品尝各种烤鱼，得一美味者便寻回做法，不惜工



吴王僚



金拜师。

三个月之后，专诸已成为烤鱼高手。

专诸学成归来，等待时机。

机会来了。

太子建死在郑国，但太子建的母亲还在楚国。费无极担心她成为伍子胥的内应，劝早王把她杀了。太子建的母亲，暗地派人向吴王求救。

为了这个女人，又是两国打起来了。楚军正败，楚平王心理受挫打击，又因王贪恋美色，竟一病不起，不久便死了。

消息传来，伍子胥竟然大哭不止。

公子光觉得奇怪，问：“你的仇人已死，你应高兴才是，怎么大哭不止？”

“父兄被杀，子胥为复仇而活，仇人死于天降而非为我所杀，所以大哭。尽管如此，我要鞭尸平王，以报我深仇大恨。”

楚平王死后，楚昭王继位，楚昭王是楚平王和夏姬所生，登基时年幼。

伍子胥见公子光，说：“公子复位的机会到了。”

公子光一头雾水，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楚国新君继位，公子可以建议吴王像发兵攻打楚国。乘机调开庆忌、掩余、烛庸，可使专诸一举刺杀吴王。”

“如果吴王派我出去带兵打仗怎么办？”

“你想办法将自己的腿摔伤。”

“此计甚好。”

公子光面见吴王僚，说：“大王，纵观天下，晋楚疲弊，吴国可乘机图谋霸业。吴国称霸，当先克楚国。现在，楚国新君年幼，继位未稳，吴国可乘机攻之。”

“王兄之言，正合我意。你是智多谋，当率大军前往。”

“大王，我骑马狩猎，不小心从马上坠下，摔已摔伤，不便行走。”

“那么，你认为谁堪当重任？”

“掩余和烛庸可当重任。另外，吴国可联合湖边国家，共同对付楚国，可派公子庆忌出使郑国和卫国。”

“王兄所言甚好。”

这样，吴王身边的三位爪牙就可以全被调走了。

公子光匆匆再找伍子胥商计。

伍子胥说：“听说公子有一锋利匕首，名叫‘鱼肠’，形状像鱼肠一样短狭，却锐如剑。”

“是的，‘鱼肠’是先君所赐。此匕首本是越王允常派人锻造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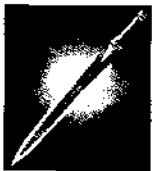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鱼肠剑

后献上先君。”

“在朕就要登上用场了。”

“愿闻其详。”

“你马上邀请吴王僚来你府上吃烤鱼，然后由专诸见机行事。”

公子光面见专诸，没有说话，把“鱼肠”匕首放在专诸手心，专诸一切都明白了。

“我要辞别老母。”

公子光点点头。

专诸回家中见到老母，没有说话，他泪如雨下。

“为何这般悲伤？是公子要用你了吗？”

专诸跪拜母亲，说：“我日后不能尽孝了。”

“怎么说这样的糊涂话？孝有大小之分，日夜侍奉父母，这是小孝，使父母显声扬名，这是大孝。你如能成就大名，青史留名，后人知有专诸，也就知道有专诸之母。人生匆匆，不过白驹过隙，碌碌百年不如流星行空那样精彩。临行前，去河里取清泉一瓢给我一饮。”

专诸去河中取水，回到家中，不见老母在堂，专诸进母亲卧室室紧闭，多呼不应，从窗户跳入，见老母冻死在冰上。

专诸痛哭不已，说：“儿定当成就大名，以报母恩。”

公子光面见吴王僚，说：“今日吴楚开战，大王日理万机，异常辛苦。今晚想请大王去寒舍品尝烤鱼。”

“王兄真是关心寡人，寡人吃的烤鱼多了，可有什么新鲜的口味？”

“我有一个门客，名叫专诸，曾到太湖学习烤鱼技术。他所做的烤鱼，其味独特，天下无双。”

吴王僚想了想，说：“好，寡人换些给你回话。”

吴王僚面见母亲。

“母亲，王兄公子光今晚请我去他府上吃烤鱼，我正犹豫，不知是去还是不去。”

“公子光对你可是心有怨恨，你不可不防。”

“这个我知道。我想，如果不去，会伤了和气，现在吴楚开战，国内需要团结。我多做些准备，让他即使有恶意也无法得逞。”

“你想去就去吧，但一定要多添小心。”

“多瞞母亲，我知道了。”

从王府到公子光府上的路上，全部站有卫兵。吴王僚身穿三层铠甲。



公子光见吴王来的，欢喜异常。两人问候之后落座。

“大王，今天我邀请西市的烤鱼高手，一道献烤鱼，今天想请他们比一比。如果专诸不拿第一，算我言过其实，我甘愿受罚。”

“好。愿你一生对寡人忠心耿耿。”

“这个不需说得，我一直这么做的。王鱼！”

厨师过来，先全身搜查，没有问题才放行。献上的烤鱼，吴王像身边的一个卫士先品尝，确定无毒，吴王才品尝。

吴王品尝后，有时摇摇头，有时颔首点点头。快到专诸进献了。

公子光忽然做出异常痛苦的样子。

吴王问：“王光，你怎么了！”

“我前晚天把腿摔伤，大概旧伤复发了吧。请求大王能允许我休息一会儿，用点药，再来侍奉大王。”



吴王侍奉公子光

吴王点点头。

公子光下去，卫士道：“专诸献鱼。”

照例搜身检查，没有问题。专诸神情自若，接近吴王像。

吴王品尝，无毒。

吴王瞪着专诸，说：“公子光夸你烤鱼技术不凡。若你不是最好的，我可是要罚公子光的。”

“大王，我这烤鱼，不仅味道好，吃法也有讲究，要先吃鱼头，我来为大王剖鱼。”

专诸剖开鱼肚，抽出藏在鱼肚的“鱼肠”匕首，迅速刺向吴王腹部，吴王三层铠甲都被刺穿，当场毙命。

卫士们一时傻了，等缓过神来，数十刀剑指向专诸。

专诸面带笑容：“吴国君王之位本属公子光，却被吴王做窃贼。专诸能以区区性命为天下伸张正义，死亦是矣。我要去随同孝敬老母去了，你们动手吧。”

顷刻间，专诸化为肉泥。

混乱之中，公子光带一批人冲了进来，公子光高声宣布：“吴王王位由我父王传给我的两位叔叔后，应该再传给我。不想吴王做窃贼王位。今天，我是把属于自己的东西再取回来。现在，放下武器，归还于我的，将得到重用；负隅顽抗的，格杀勿论。”

将上们大部分驱赶，一部分顽抗的，很快被杀尽。

公子光忌逃往卫国，残余逃到徐国，姬庸投奔钟吾。吴王僚势力被铲除。

公子光夺得王位，自号为阖闾。阖闾在吴国本来就有势力，拥戴的人多，很快稳住阵脚。

阖闾厚养专诸，拜伍子胥为相。阖闾经常与伍子胥商讨国事。

“伍相国，当今天下传统大国都在走下坡路，吴国称霸，目前最需要做些什么？”

“争霸天下需要武力，武力的强人需要经济的强大。还有，吴国都城梅里过于狭小，一旦打起仗来，不便防守，所以要重新建设新都。”

“新都建造在哪里为好？”

“姑苏。那里水路交通便利，进可攻退可守。”

“好，由相国安排建造。”

“吴国军事方面，相国有何考虑？”

“吴国还缺乏一位军事人才。”

“伍相国有推荐的人选吗？”

“有位军事天才曾在吴国境内，他叫孙武，在齐国内乱中，他逃到吴国，现在罗浮山隐居。”

“你快快将他引荐给寡人。”

不几日，伍子胥把孙武带到吴王阖闾面前，吴王看着有几分书生气的孙武，心里有些怀疑。

孙武将自己刚刚完成的《孙子兵法》十三篇一一进献，吴王粗略地看了看。

“孙武，你曾经指挥过打仗吗？”

“不曾有过。家父是齐国将军，我从小热爱研究古今兵法。”

“寡人看你写的书还不错，但寡人见过太多说起来滔滔不绝，做起来却很糟糕的书生。”

“孙武愿接受大王的测试。”

“这样吧，寡人有三百宫女，交给你操练。”

“好。孙武受命。但孙武有一请求，大王既然投授予我，就不得干我的后账。”

吴王点头答应。

伍子胥在一旁大吃一惊，宫女们嬉嬉散散，如何训练？

孙武将宫女分为两队，分别由吴王的两个宠姬担任队长。这些宫女以为是天



孙武下吴国



孙武



三让她们散散心，搞一场游戏，个个嘻嘻哈哈，推推搡搡，不研号令，一片混乱。

吴王看着孙武，孙武下令道：“两位队长管好各自队伍，不得嬉闹。”

两位队长听后大笑，其中一个说：“吴王有成千上万精兵强将，哪里要我的女人去训练打仗？孙武，你还当真嘛。”

有令不行，有禁不止。大家静观孙武如何应付。

孙武下令：“两位队长不能履行职责，拖出天杀了。”

这下吴王紧张了。

两位宠姬高喊：“大王，救救我们，我们日夜侍奉大王，为这点小事，要杀掉我们，实在荒唐。”

吴王起身，对孙武说：“你就放免了她们，寡人如果没有她们，睡不好觉，吃不好饭。”

“大王，我们有约在先。况且，训练军队如同打仗，平时练不到位，战场上必有祸患。来人，把两位队长砍了。”

顷刻间，人头落地。

宫女们个个吓得目瞪口呆，两腿发抖。孙武一声令下，人人响应，再也没有嬉笑声。

爱姬被杀，吴王心中很不舒服，中途退场。孙武训练如故，不为所动。

几日后，伍子胥来见吴王。

“大王觉得孙武如何？”

“杀了我的两个宠姬，根本没把寡人放在眼里。”

“但孙武把吴国放在眼里。大王好不容易得到王位，应乘武立千秋之功，为何为两位区区宠姬有斤斤计较？女人，大王要多少有多少；而孙武，天下只有一个。”



吴王看着伍子胥，说：“你是来为孙武要位子的吧？”

“孙武才华已现，大王还有什么犹豫的？”

“好吧，任命孙武为大将军。伍相说，吴国新都建造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大王慧眼识英才，吴国将威震天下，吴国新都正按我的设计在有计划地建造。”

“伍相国，吴国崛起需要大量人材。你为寡人推荐过专诸和孙武，还发觉什么人才吗？”

“大王，有一型国人，名叫伯嚭，他的父亲在楚国遭人陷害，与我的经历十分相似。他善于理财，我观察他能言善辩，但不知其人品如何，想推荐给大王，也有

些犹豫。”

“用用试试。伍相国，吴国先克楚国，寡人有些担心。”

“大王，掩蔽先掩耳，吴国可以先打败楚国，使天下诸侯对吴国莫不刮目相看。”

“楚国毕竟是大国啊。”

“楚国内政混乱，人材纷纷外流，南吴国人材荟萃，张力日盛，可以一战。”

“打败楚国，当然是称霸的捷径。莫依相国，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和合适的机会，进攻楚国。”

伍子胥在姑苏山东北二十里外筑城。此城西临姑苏山，濒临太湖，东南面是荡泊，周围是千里良田，水路交通十分便利，要有甲固风光，又有山水秀色。

新城取名姑苏城，分为外郭城、大城和内城，其布局严谨合理。外郭城周长六十八里六十步，大城周长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，内城周长十里。姑苏城墙高二丈八尺，厚一丈七尺，有护城河两道，外护城河宽四十五丈，内护城河宽二十四丈。城内河道纵横，水路四通八达，可便舟楫往来。

姑苏城还考虑到战争攻防之功效，易守难攻，在当时那战乱频繁的年代，作为都城是再理想不过的了。

吴国准备好了。

这时，楚国内政果然混乱，年幼的楚昭王以鬻儿为令尹，鬻儿贪得无厌，独揽大权。

当时，依附楚国的两个小国国君唐国唐成公和蔡国蔡昭侯来朝奉楚王。蔡昭侯向楚王献上一件很粗很笨和一副羊肠白玉佩。唐成公向楚王献上一匹鬃鬃马。两位国君还各留一份相国的宝物，供自己享用。

鬻儿看得直淌口水，就欺负这两个小国国君，说：“二位国君，我也喜爱良马，冬天也想有一件裘衣御寒啊。”

唐成公说：“我们只有这一份。”

“撒谎！你们各人还有一份，快派人回回去取来！”

两位国君沉默不语。

“不回回去取，那么这个冬天，你们就要在楚国度过了。”

“我们要面见楚王。”

“楚王是那么好见的吗？贵国楚王，先要经过我的同意。要我同意，你们总要表示一下吧。”

“我们向楚王献上宝物，是想表达我们对楚国的尊敬和友好。你这样做，是破坏楚国与唐国、蔡国的关系。”蔡昭侯说。



姑苏城遗址，春秋吴国都城。

“得罪我，就是破坏两国关系。你们好好去想我说的话，哪天想通了，就来告诉我。”

囊瓦竟然把两位国君一下关了三年。

唐国和蔡国如果有什么大事，只好来楚国请示被软禁的国君。

无奈之下，唐国和蔡国妥协了，唐成公和蔡昭侯面见囊瓦。

“令尹大人，感谢你三年来对我们的款待，借这份礼物表达我们的谢意。”

囊瓦看到骑白马、绿貂鼠裘和一副羊脂白玉佩，开心地大笑起来，说：“楚国一直保护着你们的国家，我为楚国料理万机，向你们表示一下，也是应该的嘛。”

“除了这些礼物，我们回国后，还有更大的表示。”

囊瓦没有听明白这话中的含意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回国以后，多说说我的好话，这几年，楚国的关味和美女你们也享受够了嘛。”

两国国君被释放，怒气填胸，发誓报仇。一出楚都，两人商议：

唐成公说：“我们虽是小国，但也有尊严。囊瓦将在我们头上拉屎，此仇不报，何以为人？”

“我们两国毕竟国力有限，我们要联合各国，集中力量讨伐楚国。”蔡昭侯建议。

公元前506年春，应蔡蔡两国之请，晋、齐、鲁、宋、蔡、卫、陈、郑、许、曹、莒、郑、顿、胡、繁、薛、杞、小邾18国诸侯在有陵会盟，共谋伐楚。但由于晋国并不卖力，18国诸侯很快散伙。

楚国在同年秋发兵进攻蔡国，蔡国这下就只有求救于吴国了。

正在等待机会的吴国君臣一拍即合，公元前506年冬，吴王拜孙武为大将军，伍子胥和伯嚭为副将，亲弟弟公子光为先锋，领吴国之兵直抵蔡国。囊瓦见势不妙，后撤，吴国将军蔡唐两国的军队向楚河开进。

吴国军队绕过大别山脉，从楚国守备薄弱的东北面突入，对楚国实施打击。

到战略要地枳浆时，吴军舍舟登陆前进。以蔡、唐军为先锋，3500名精锐步兵为前锋，穿过楚北部的大隧、百雎、冥阨（关隘隘口均在今河南省市以南，河南、湖北两省交界处），长驱直入楚腹地，形成对楚的战略奇袭。楚国不料吴军作此迂回奔袭，急派令尹囊瓦、武城大夫黑及大夫沈尹戌等仓促率军赴汉水西岸布防，阻止吴军渡汉水攻楚都城。

当吴楚两军在汉水对峙时，沈尹戌鉴于分散在楚国各



伍子胥

地的兵力尚未集结，易被吴军各个击破，难以阻止吴军突破汉水防御的特点，又针对吴军孤军深入，不占地利的弱点，主张充分发挥楚国兵员众多的优势，变被动为主动；由令尹囊瓦凭借汉水之险与吴军周旋，正面牵制吴军，自己调集楚国兵力，迂回到吴军侧后，毁灭吴军舟船，阻塞三关，断其归路，然后与囊瓦军实施前后夹击，歼灭吴军。

沈尹戌的分析和战略部署后非常正确的：

正当沈尹戌调兵之际，武城大夫黑认为楚军不宜进行持久战，主张速战速决。大夫史皇亦迎合囊瓦贪功之心，怂恿其速战。囊瓦听信二位大夫之言，又错误地估计了战场形势，以为凭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吴军，于是改变与沈尹戌商定的夹击吴军计划，不待沈尹戌军到达，擅自率军渡过汉水攻占吴军。

吴国君臣得知楚军夹击之谋，又见囊瓦率军渡河来攻，为前免腹背受敌，改变原定在江、汉腹地与楚军决战的计划，由汉水东岸后撤，调遣楚军到不利地形中。囊瓦错误地认为吴军畏楚而退，紧追不舍，更企图速胜，在小别山（山名，今湖北省黄冈地区）至大别山（今湖北省）间，连续三战，楚军受挫，锐气大减。囊瓦意欲弃军逃命，但受到史皇指责，只得勉强继续作战。

吴军于11月18日在柏举与楚军对阵。大概认为应先发制人，击溃囊瓦军，然后以大军跟进，必败楚军。夫概见机而行，率自己所属5000人进攻囊瓦部。囊瓦军一触即溃，楚军大乱。阖闾见夫概突击成功，立即发起全面攻击。囊瓦弃军逃奔，后在吴国逼杀下，在郢都自杀，结束了他卑鄙的一生。史皇及其部属战死，楚军大败。

丧失上流的楚军残部纷纷向西溃逃，吴军乘胜追击，在清发水（今湖北省境内）追上楚军，阖闾怒立即展开攻击，夫概认为乘其半渡再战，必获大胜。

阖闾采纳了夫概的建议

楚军见吴军追上来而并未进攻，急于求生，争相渡河。待其半渡之时，阖闾挥军攻击，又歼楚军一部。

吴军加快追击，竟使楚军在溃逃中连饭做好了也来不及吃，追至雍澗（今湖北省西南），与由息（今河南省西南）回援的沈尹戌军相遇。沈尹戌率军奋力拼杀，虽然击败夫概，但却被吴军包围。楚军突围失败，沈尹戌见无法获胜，命令部下割下自己的首级，去吴赴死。

楚军失去主帅，惨败逃遁。此后，吴军又连续五战击败楚军。

楚昭王得知前线兵败，不顾大臣的反对，带领家属亲自信逃往随国。楚军得知楚昭王已逃，全军溃散。



柏举之战吴军破楚

吴军于公元前506年11月29日攻入楚都郢(今湖北省荆州市)。

吴军充分享受胜利者的权利。首先是宣泄淫欲。吴国人按级别享用同等级别的楚人之妾。当天晚上,吴王阖闾就住在楚王宫,享用楚王的女人。当时楚平王的母亲孟姜尚有姿色,但孟姜以死相抗,得保贞节。

吴王如此,手下纷纷效仿。楚国郢都里的吴军犹如存天理、灭人欲的野兽,疯狂与楚国女人交配。

伍子胥几次向吴王阖闾谏言,不要烧杀奸淫,但不被采纳。他无可奈何地看着像妓院一样的楚都,默默不语,失望至极。

伍子胥对这些话的女人没有兴趣,他要去找死去的楚平王。

几经周折,终于找到楚平王的坟墓。



伍子胥

打开楚平王之墓,伍子胥怒气冲天,冲向楚平王的尸首。他恨不得把楚平王弄活,把淋漓的冤屈诉说一遍,稍作一番,然后再把他打死。眼看一动不动的尸首,伍子胥手持匕首砍腿,裂袖三百,平王被打得皮开肉绽骨折。伍子胥多想听一听楚平王的求饶,或者叫一声痛,但就是没有声息。伍子胥就这样哭着,叫着,打着,在仇恨的巨浪中荡来覆去。

伍子胥累了,看着昏若枯槁的双眼,拿出刀把楚平王的双眼挖去。

他带着千里之双眼,找到父兄的坟墓,下跪大哭。

只是三位死去的人,对人间的一切,全不知道。

楚国夺国以来,未有如此惨状。

国难见忠臣,楚国大臣申包胥去秦国游说救她。说起申包胥,他还是伍子胥的好朋友。伍子胥外逃时,申包胥虽到,却不报。

楚平王的母亲是秦国人,申包胥去秦求助等于求亲戚帮助。但秦哀公不逞帮忙,他沉迷于酒色,不恤国事。申包胥站在秦庭之中,日夜号哭,七天七夜,不吃不喝。秦哀公被打动了,决定派兵救援楚国。

吴秦两国军队相持不下。

这时,阖闾的亲弟弟夫概见有利乘之机,想篡位自立。他带领本部车马,偷偷从楚国郢都出来,回到吴国。对吴国民众说,吴王被秦军打败,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夫概自立为吴王。他还联络越国协助自己夺位。越王



申包胥

暗中配合。

这说埋下了吴王阖闾与越国的仇恨。

吴王阖闾屡背受敌，只好从楚国回师，很快平定了夫概的叛乱。

吴国要延上，弥漫着说不清的悲凉交加的气氛。打败楚国，是喜；却又出现内乱，是悲。

一来，孙武执意隐居。

阖闾劝道：“孙将军，这次打败楚国，你立了大功劳，寡人要重赏你。”

“大王，进入楚都，我多次谏言，不要滥杀奸淫。称霸天下还要靠德行。昔日，齐桓公以‘尊王攘夷’大旗统领天下诸侯，这才引领众望。吴国的野心必将为自己埋下祸根，我不认为自己有功，我有罪。为了赎罪，我将隐居终生。”

“寡人知道错了，孙将军请留下。”

“大王，还是感谢你任用了我，历史将不仅留下我的著作，还将留下了我的战功，但是这个战功只能说明我的能力，不能说明我的德行。我祝大王心想事成。”

孙武扬长而去。

伍子胥也无可奈何，想到自己一心报仇，不曾阻止吴王的行为，很是懊悔。

楚昭王返国，痛定思痛，收拾残破的首都，安抚受伤的民心。在外交上，为了对付吴国，楚昭王坚决支持越国。



孙武